

老院

□孙逢勇

家，多么辽阔的庭院
从漠河到南沙岛礁
从喀喇昆仑山脉到乌苏里江畔
两条大水架起的房梁
雪山围成的栅栏
五千年的马车踏破山河
……

这是我描写祖国大庭院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节，而我曾居住过的小庭院也别有情趣。一排土坯垒砌的低矮瓦房坐北朝南，东侧为一间饭屋（厨房），西南角是栏（厕所），东南角是树枝编成的栅栏门，夯土墙将它们串联在一起，构成了我记忆中童年的老院儿。

院子里有一口水井，十多米深，井水甘甜清冽。四邻八舍都来打水喝。我十二三岁时，就开始咬着牙一点一点从井里打水，井绳勒得手生疼。酷夏来临，大家都喜欢舀一瓢刚打上来的凉水，往瓢里倒上一点儿醋，一饮而尽，顿觉浑身凉爽舒坦。有时，家人喜欢把黄瓜、西红柿或者西瓜浸到刚打上来的井水里，自然冰镇，入口清凉，心里倍儿爽。

西红柿、黄瓜都是从院子里的

小菜园里摘的。大人有大人的活，小孩有小孩的事。大人栽种蔬菜，我就在地头种下三五棵向日葵。由于浇水太勤，向日葵长得又细又高，花盘却小得可怜。但这仍然阻挡不了我每年种植的热情。

盛夏时节，傍晚时分，院子里总有“知了狗”爬来爬去。井边有两棵高大的老榆树，不仅是“知了狗”的乐园，更是毛毛虫的天堂。那些满身毒毛、面容可憎的毛毛虫犹如天兵天将，它们在空中织了“天罗地网”，然后晃晃悠悠地荡着秋千从天而降，院子里到处都是它们黑色的粪便，饥饿的老母鸡都不待见这些可恶的家伙。我每天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清扫堆积在一起，然后本着除恶务尽的态度，郑重地加以火葬，算是给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直到榆树叶被它们吃光，才很少见到它们的踪影。

饭屋是烧火做饭的地方，墙壁漆黑，堆满柴火。我自小便是帮厨的好手，大人做饭，我拉风箱、续柴火。柴火多是些细碎的麦秸或草根。若赶上阴雨天，柴火又潮又湿，浓烟倒灌，我便满面尘灰咳嗽连连，样子如

同小丑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农村人习惯叫厕所为“栏”，其实就是猪圈。以前家家户户养猪，年前卖掉添补家用。猪每天鼾声不断，可一到饭点儿就急不可耐，暴躁异常，前蹄蹬在栏门上，直起身子又吼又叫。食槽子里是煮好的猪食，再加上玉米秸秆磨成的饲料，搅拌在一起。打开栏门，猪便迫不及待地冲出来，甩开腮帮子，呱呱呱呱，狼吞虎咽，吃得热火朝天，不亦乐乎。一对蒲扇似的大耳朵不停扇动，着实滑稽有趣。

土墙也十分有趣。墙上常有一些细小的孔洞，一种绿中泛黄、带有翅膀的小昆虫，就在这些孔洞中爬来钻去。墙上大的窟窿则成了马蜂的“根据地”。为了彻底清剿它们，我会全副武装，穿上大人的帆布雨衣，点燃一棵玉米秸秆，“火烧连营”，但往往战况不佳收效甚微。这些狡猾、顽固的家伙十分恋家，它们很快就会收拾残部，卷土重来再建家园，甚至呼朋引伴，发展壮大。

夏天的晚上，大人们在大街上聊天乘凉，小孩子们就在外面玩捉迷藏。玩累了，我就铺一张破高粱席，仰

面躺在上面数星星，直到沉沉睡去。那时空气干净，天空繁星点点，奶奶则一直用蒲扇不停地给我拍打蚊子。

几经变迁，父母把老院给了弟弟，又要求我出钱给弟弟一家翻盖了主屋。院子里的井也被填平了。老院的样貌与我幼时相比略有变化，但根还在，童年的记忆还在。

如今，“蜗居”于钢筋水泥的茂密丛林，压抑沉闷久了，我不由得更向往那抬头望天、俯身见地的小院，更奢望田园牧歌式的惬意乡村生活。人如植物，植根泥土，便觉沉稳许多，踏实许多。下班后，我拂去一身疲惫，侍弄一下小院里的花草蔬菜，沏一壶浓茶，躺一躺摇椅，翻几页书卷，浅唱低吟或闭目养神，怡心养性，悠然自得，人生巅峰，莫过如此！若儿孙绕膝，共赏蜂喧蝶舞，齐闻沁人花香，同品诱人收获，童心澄澈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，夫复何求？

老院，一种诗意的心境，一份美好的憧憬，如梦似幻，朦胧而又真实，永存于每个人的内心，鲜活不老。

老屋旧事

□许振雷

在我和哥哥还不到十岁的时候，按照农村的习俗，一家有两个男孩是要有两处房子的。虽然那时我和哥哥还小，但事情还是早作打算的好。我们原来居住的院子实在是小，按母亲的话来说，院子小得都铺不开一张凉席。父亲出面找生产队，生产队正好有一块荒地，面积也不小，但那是一个大坑。听母亲说，他们先是借生产队的拖拉机，拉了八天的土填坑，后来，母亲和大娘又用地排车拉土，拉了半个多月，想来那个坑肯定是不小的。坑填满了，就用石夯一点点夯实，这都是力气活，母亲也参与其中，她还将做饭和一些大事小情一肩挑，其中的劳累可想而知。如今聊起这些，母亲说，那时年轻，只要吃饱了饭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

荒地打上地基后，第二年的开春才盖房子。那时盖的都是土坯房，在地基的两边支上木板，中间填土，土最好是地下深层的黏土，含沙量少，还要有一定湿度，一层层夯实，打出来的墙足有37厘米厚，俗称“三七墙”。据说，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，也可防震。父亲当年还是比较有超前意识的，没有像邻居一样使用传统的木质菱形窗户，而是采用了宽大明亮的玻璃门窗。父亲说，当时老一辈的人看了总犯嘀咕，这样的门窗怎

能安全，让坏人一拳就能打破。不过父亲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做法，使得后来房间里亮堂堂的，旁人也不再说什么，纷纷效仿。

房子建好后，很漂亮，只是窗户是空的，只有固定的窗框，没有窗扇。盖房子花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窗扇虽小，可父母确实无能力支付了。天气好时，用一块塑料布遮盖窗户，阴天下雨的日子则只能借助草垫子来遮风挡雨了。我小时候常常坐在窗台前写作业，那时还想，窗台太窄，要是能宽一点就好了。母亲却说，只要好好学习，以后给你们哥俩每人买一张学习桌。我知道这是母亲哄我们才说的。不过，我还是常常想，要是有一张学习桌，上面再放一盏台灯，想学到什么时候就学到什么时候，想怎样学就怎样学，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。

后来，父母将自家地里两棵树砍了，请木匠做了窗扇。木匠把树分成长短不一的小棍后，说木头有湿气，要在温火上烤一烤，这样做出来的窗扇才不走形，才更坚固。一个初秋的晚上，木匠在东屋山墙边支起一个大大的火灶，待有了明火，便将做好的木棍一根根码在上边。小心谨慎的父亲有点不放心，木匠却说：“没事，以前也是

这样做的。”第二天一早起来，我上学路过东屋山墙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大惊失色，原本整齐の木棍变成了一堆焦黑的木炭，烟熏的痕迹一直到了屋顶，我这才明白昨晚发生了什么，吓得没敢吱声，悄悄溜走了。后来，听母亲说，她半夜朦胧中隐隐听见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，但由于声音太小并未注意，直到猛地惊醒，发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于是慌张地叫醒了父亲。父亲也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跑到院子里，抡起满满一缸水，站在凳子上

从火灶顶端浇下，母亲则不停地送水过来。一阵忙碌后，灰头土脸的父亲母亲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也只是一声苦笑了。母亲说，幸亏那天晚上停电了，如果烧着了电线，后果真是不敢想象了。木匠来了见到这般情景，自觉无地自容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时隔30多年，我回忆起往事来仍记忆犹新，只是那时生活太苦，如今生活好了，反而什么事都心不在焉了。如此说来，有时候，受一点苦并不是什么坏事。

